

民国女诗人——张近芬

□顾建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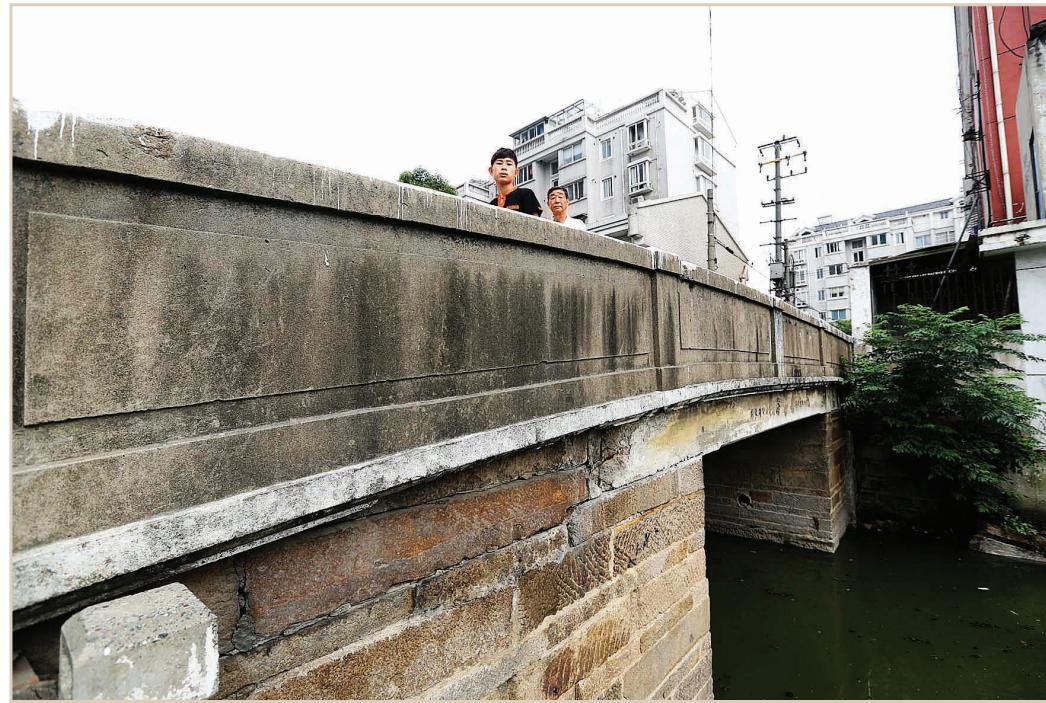
张近芬（？—1939），字崇南，笔名有近芬、芬、C.F.女士、C.F.女士等，南翔镇人，曾居古猗园后（杨家弄西、管家弄东）的“张六房”。她是嘉定第一个医学博士、民国时期同德医学院院长张近枢的妹妹，文学女青年张近激的姐姐。她是和老舍、冰心、叶圣陶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顾颉刚、刘半农、丰子恺等172人一起参加文学研究会的会员，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，也是我国医学界出类拔萃的人物。她的爱人黄季陆，解放前曾任四川大学校长，后去台湾。

张近芬毕业于江苏第二女师，曾任该校附属小学教员多年。后在上海同德医校学习。由于成绩优秀，又去德国柏林大学专研公共卫生。惜英年早逝，壮志未酬。张近芬工书法。著有诗集《浪花》（阳光社文学小丛书之一），译作《梦》（南非须莱纳尔的小说）、《纺轮的故事》（法国孟代的童话）、《旅伴》（丹麦安徒生童话、与林兰合译）等，散文有《游德的观察》、《行善的人》等。

作为诗人，张近芬对新文学非常热爱，19世纪20年代初开始，经常在《民国日报·觉悟》、《民国日报·妇女评论》、《民国日报·妇女周报》、《学生杂志》、《小说月报》等报刊上发表诗文，她是《学生杂志》的第一位女投稿者。

张近芬喜欢用新诗来抒写，经常和文学青年们谈论诗歌。她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女诗人。她写的诗，充满了时代精神，反映了被凌辱者的反抗，如《雾露》：

雾露的恶气布满天空，
遮蔽得如许黑暗。
唉，雾露，你太无情，
害得人们天日都不见了。
雾露，你何时可散？
不要逞着你眼前的强悍，
暂时的势力吧，
终会有一朝失败。



张近芬居住过的“张六房”已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，图为“张六房”原址附近的大德寺桥。

李华成/摄

果然日光出来了，
立刻把恶气全扫：
经一度雾露，
反显出他的颜色好。
日光日光，
我愿你永远不再被雾露遮了。
她写的诗，暗示人们：毅力可以战胜困难，奋斗可以战胜强权。她写的诗，让人们不要再去抱怨过去，而要努力创造未来，也可见作者的抱负，如《理性和事实》最后一段：“现在收的果是前人种下的因；要是前人在园中栽一些树，种一些花，我们这些后来的游园客，何至感到荒凉之苦？但是我们埋怨前人也无用了，诅咒前人也无用了。我们忍着苦，下些花儿树儿的种子吧，莫让后来的游园客再

埋怨我们，诅咒我们。”

张近芬爱好翻译诗歌。初期，她译得最多的是英国文学家奥斯卡·王尔德的诗，有的译作发表在《民国日报》副刊“觉悟”上，如《晨光》、《我心的孤独》、《黄色中的谐音》等。她也译当时引起关注的其他诗歌，如美国诗人沃尔特·惠特曼的《玛德密露》，诗中透出惠特曼的“勇往直前，不尚诡辩，爱自由自立的热烈的精神”。在她翻译介绍外国诗歌的同时，她的诗也被介绍到海外。1923年，马来西亚诗坛介绍中国诗人，并在报章上刊登中国诗作，张近芬的《小诗三首》也在其列，第三首写道：

月中看似粉红的梅花，

月下颜色变淡了，

夜色朦胧中竟成了灰色。

梅花啊！

究竟谁是你的本色？

当时，张近芬在文学和学业上蒸蒸日上，被人们关注。她去德国留学时，时报专门登载她与妹妹近激的合影，介绍她。《生活》周刊分两期刊载她1928年5月所写的《游德的观察》。她也踌躇满志，准备再展大志，正如其诗《我愿》所写：

我愿做个舟子，
当月白风清之夕，
驾一叶扁舟，
飘扬在茫无边际的大海里。
纵使经些巨浪狂澜，

我也瞻得世界的伟大了。

她先前曾和《晨报》副刊的编

《生活》周刊

《游德的观察》编者附言：张近芬女士现在德国柏林大学专研公共卫生，为我国医学界出类拔萃的人物。她不但精医学，且富有文学天才，在国内时作品很多，常署名C.F.女士。今本刊承张女士不远数万里自海外赐教，不胜荣幸感谢。

本文所刊张女士的肖影，是承彭望芬女士惠借的，所刊关于德国的影片是承沈君怡先生惠借的，我们都很感谢。

——1928年5月20日《生活》周刊第3卷第27期，编者为邹韬奋。

叶圣陶《东归日记》

10月

五日（星期日）看报，续看《约翰克里斯朵夫》。方欣安夫人近芬女士来访，渠自武汉大学来，将返新昌探其老年之双亲。

午后，余仍往九江浴室理发沐浴。四时归，续看罗兰之作。夜听梅兰芳之《贵妃醉酒》。

六日（星期一）……近芬女士带来其友所藏书画，欲在沪变卖。又有图章一方，系文三桥所刻，留其蜕于此。边款署“文彭”，又行书书此二语。又有金冬心之题语曰：识金宝玉者甚伙，藏书尚画者亦比比皆然，未若余之好

象略有出入。不过对于当时同样处于外强压迫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读者，这种作品自然会显得特别的亲切。于是人们也更加钟情于这位进步的平民诗人，并有了更多的译介。

——张旭著《中国英诗汉译史论》1937年以前部分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9月出版。

《赵景深印象》

鲁迅先生早年在谈到出版界状况时，曾经说过：“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，多几个呆子是好的。”我的胞叔、北新书局的创始人和主持者李小峰，就是这样的“呆子”。

小峰先生作为出版家和民间文学家，是早为世人所熟知的，但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位早期的翻译家和诗人。

早在1923年3月29日，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道：“新潮社赠《疯狂的心理》一本。这《疯狂的心理》就是李小峰的第一本译作……”是年4月15日，李小峰随孙伏园同去拜访鲁迅先生，从此开始了他与鲁迅先生的直接交往。时隔半月余，李小峰又托孙伏园将他编订C.F.女士（张近芬）译的诗集《浪花》转呈鲁迅先生。这是新潮社出版的“阳光丛书”之一，除译诗73首外，还有创作的新体诗58首，如《野花》、《种子》、《海棠》、《钟声》、《价目》

等等，具名只用“C.F.女士”（当时张近芬是李小峰的女友）。是年9月21日和1924年5月13日，鲁迅先生又先后收到了孙伏园转呈的《梦》一本，为南非须林娜所著，还有童话《纺轮的故事》一本，均为李小峰和张近芬所译，具名仍都是“C.F.女士”。

——《赵景深印象》，学林出版社，2002年4月出版。

《“请允许我叫您一声乡亲吧！”——高兰与萧红》

……与萧红不多的几次交往中，给高兰印象最深的是1938年5月的一次文艺界集会上。

当时由五战区来的黄季陆，邀集一些文艺工作者在汉口美的冰室聚会，到会的有在武汉的一些著名作家、诗人、戏剧家，有一些从事抗日文化活动的知名编辑、出版家，还有刚到武汉的臧克家、黑丁、曾克、田涛、碧野、欧阳红樱、姚雪垠、李辉英、张周等。主持

李小峰（1897—1971，江苏江阴人）谈朋友，感情甚好。小峰帮助她出版诗集，还以CF自署文章，鲁迅曾以CF男士说笑此事。然而小峰1924年却和近芬的好友林兰结婚。近芬则嫁给了广州政界的黄季陆（1899—1985，小名黄陆，学名学典，笔名黄魂，以字行，四川叙永人）先生。那时季陆任国民党内政部常务处长、三青团中央团部常务干事和宣传处处长，近芬也得以在国民党政界做事。1938年5月，近芬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出资做“诗歌资金”，举办诗歌评选活动，邀请臧克家等诗人当主选。季陆受了近芬的影响，自称是“半个文化人”，并曾在汉口美的冰室邀请作家、诗人、戏剧家、编辑、出版家集会，集会除了在武汉的知名人士外，还有臧克家、黑丁、曾克、田涛、碧野、欧阳红樱、姚雪垠、李辉英、张周等。

然而，在三十年代末，她突然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。直到1947年《妇女月刊》载其“已故”，方才知道她英年早逝，但何故逝去依然是谜。徐乃翔等编《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》载：近芬卒年为1940年7月5日。笔者据《黄炎培日记》第6卷载：1939年7月15日条“挽黄季陆夫人张近芬联”，定卒年为1939年。

沧海桑田，人非物新。如今要厘清张近芬的详情及死因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要联系到在台湾的张近枢的后人。张近枢和夫人周诗馥的儿子张仁滔，字耀翔，1911年生，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土木系，同年赴美留学，获密歇根大学工程硕士学位。1936年回国，曾任上海市政府公用局副局长。1949年去台，任台湾省政府建设厅副厅长。后来成为“中华贸易开发公司”核心人物。曾住台北市松江路136号中联大厦6-8号。其夫人高志翔。子一，存荣。女二，存安、存瑶。

有关张近芬的几则记载

篆也，于斯可耳，末一语不知何谓。
——《叶圣陶集》第二十一卷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1994年6月出版。

《中国英诗汉译史论》

20世纪初叶的中国，为何会有众多的译家如此钟情于惠特曼的诗作呢？倒是张近芬的一席话说得十分明白。1922年6月14日，《晨报副刊》发表了惠特曼的重要诗篇《玛德密露》，译者署名CF女士（即张近芬）。在“附记”部分，译者道明了自己选译该诗的缘由：惠特曼是美国的富有宗教性的诗人，早年便负盛名。他是农夫的儿子，从事于新闻事业。他很反对奴隶的社会，不但在他所主持的报纸上常作论评攻击它，就是他的源源不穷的笔尖下，每天写出的诗歌中，也充满了社会主义的色彩。勇敢之前，不尚诡辩，爱自由自立的热烈的精神贯彻在他的作品中，而且富于乡土的风味。最足以代表这种特征的作品，是他的诗《玛德密露》。这篇诗在美国和别的许多英语国中是广受欢迎和赞赏的。

由此可见，在译者的眼中，惠特曼作为农民的儿子，是以反对奴隶制度，抨击社会不平，富有乡土情调的形象出现的。这样自然迎合了当时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，这种诗歌经过译者的特殊处理，已与原来的形

象略有出入。不过对于当时同样处于外强压迫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读者，这种作品自然会显得特别的亲切。于是人们也更加钟情于这位进步的平民诗人，并有了更多的译介。

——1989年2月5日《散文世界》

人黄季陆是五战区的政训处长，他的夫人叫张近芬，20年代常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用“C.F.”的笔名发表作品；黄季陆据此自称算是半个文化人，因而有招待文艺界诸位作家的资格。此人后来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主委，担任过战时的四川大学校长。

——1989年2月5日《散文世界》

李小峰（1897—1971，江苏江阴人）谈朋友，感情甚好。小峰帮助她出版诗集，还以CF自署文章，鲁迅曾以CF男士说笑此事。然而小峰1924年却和近芬的好友林兰结婚。近芬则嫁给了广州政界的黄季陆（1899—1985，小名黄陆，学名学典，笔名黄魂，以字行，四川叙永人）先生。那时季陆任国民党内政部常务处长、三青团中央团部常务干事和宣传处处长，近芬也得以在国民党政界做事。1938年5月，近芬在国民党第五战区出资做“诗歌资金”，举办诗歌评选活动，邀请臧克家等诗人当主选。季陆受了近芬的影响，自称是“半个文化人”，并曾在汉口美的冰室邀请作家、诗人、戏剧家、编辑、出版家集会，集会除了在武汉的知名人士外，还有臧克家、黑丁、曾克、田涛、碧野、欧阳红樱、姚雪垠、李辉英、张周等。

然而，在三十年代末，她突然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。直到1947年《妇女月刊》载其“已故”，方才知道她英年早逝，但何故逝去依然是谜。徐乃翔等编《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》载：近芬卒年为1940年7月5日。笔者据《黄炎培日记》第6卷载：1939年7月15日条“挽黄季陆夫人张近芬联”，定卒年为1939年。

沧海桑田，人非物新。如今要厘清张近芬的详情及死因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要联系到在台湾的张近枢的后人。张近枢和夫人周诗馥的儿子张仁滔，字耀翔，1911年生，1934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土木系，同年赴美留学，获密歇根大学工程硕士学位。1936年回国，曾任上海市政府公用局副局长。1949年去台，任台湾省政府建设厅副厅长。后来成为“中华贸易开发公司”核心人物。曾住台北市松江路136号中联大厦6-8号。其夫人高志翔。子一，存荣。女二，存安、存瑶。